

國也就休想幸存了。

這並不是我們故作危言聳聽，俄毛對立以後，蘇俄的世界戰略，就是如此。當然，美國今已負起世界和平民主的使命，自不會有其國家主義的構想。在道義上，自要堅持其對北約聯盟國家的承諾，維護大西洋的安全。在其世界責任上，亦沒有放棄中東、斷送歐亞非、危及本身安全的理由。不過，禍亂常起於所忽與不疑之事；戰爭往往由於錯誤觀念所造成。美國既不可因為越戰問題，而疎忽了中東的注意力。然則美國應如何來挽救中東險惡的情勢？病未膏肓，自不難於投藥。現在阿拉伯國家，實際都沒有傾向共產集團的意圖。其與蘇俄關係較深者，僅埃及與敘利亞。阿爾及利亞則較淺。埃及已居劣勢地位，祇要蘇俄能援助阿聯以抗以色列，阿聯總是願意接受的。祇要蘇彝士河一日有軍存在，埃及便不能不屈服於現實。因之，如以色列的軍事壓迫愈大，則阿聯之傾俄必愈急。同一邏輯，阿聯接受蘇俄的援助愈多，則蘇俄所控制的權利愈增，阿聯的獨立性格愈減，乃是必然的趨勢。好在現在的埃及，不滿俄艦之進駐亞歷山大、塞得與拉塔基亞港；感於軍隊與許多權利之被控制；早有脫離蘇俄的心理企圖。其他阿拉伯國家，亦絕無擺脫西方的趨向。美國誠能於此時，與阿聯國家急修友好，採取適當措施，一方安

撫阿聯國家；一方阻止以色列的進擊；在不傷雙方自尊，不辱雙方權利之下，求中東國家的釋嫌合作，以減少蘇俄乘機利用的機會，或能維護中東和平於一時。倘美如仍繼續其不干涉態度，任以色列繼續進攻，或阿聯逞圖報復。各走極端，循環不已。阿聯必更傾於蘇俄，蘇俄必控制阿聯愈緊。蘇俄水到渠成，美必更爲棘手。

依據目前情勢看，祇求中東國家之釋嫌合作，能算是中東問題的根本解決嗎？不是。因已由於蘇聯之介入，仍是一個不易解開的死結。蘇俄龐大海軍，已經入進地中海，和其海權新政策的發展。一個或幾個海軍基地港口之獲得，這有必爭之勢。其已進駐亞歷山大、塞得、拉塔基亞、奧蘭之基地港口，要來打破既成的事實，固無異乎虎口取肉。阿聯要從已被蘇俄控制之下，解除束縛，更是談何容易！這些既非埃及、敘、阿自己所能克服的困難，也不是聯合國的譴責可能奏效的。美國遲來的干涉，欲不釀成三次大戰，又何可得！除非美國能放棄其世界責任。將來真欲一戰以見高低，美亦失去其先機優勢了。所以今日的中東問題，民主國家，與其待決於將來，實無寧爭取於現在。

山地民族與泰北赤禍

羅石圃

去年一年，泰國的赤禍，正如匪酋陳毅的預言：「一九六七年，泰共武裝將有大部隊與『反革命政府』軍展開大規模戰鬥」。所幸泰共武裝叛亂，僅限于泰東北與泰南兩地，中部雖有共諜活動，但都很迅速地由政府破獲，其鄰寮、緬兩國的山岳地帶——泰北，迄未發現泰共武裝活動。不料從本年一月起，在綿延于泰北七府的披班南山區從難府到青萊府的一段，已發現共匪武裝竄擾，雖然祇有百餘人的苗、僑武裝匪徒，但已然起了泰北赤禍的

星火。從泰北的地形和山地民族分佈及其與中國大陸的關係，加上共匪多年來企圖利用少數民族青年南侵的訓練，可以看出泰北苗、僑族共黨武裝的活動，正是星星之火，假如不即早設法撲滅，必將形成燎原之勢。

壹 外來的苗共與當地苗僑結合

泰北的苗族共黨武裝，是從國外侵入的？還是泰共就地訓練裝備的土共？據香港星島日報刊載二月八日合衆社曼谷電：曼谷以北四二五英里的難府境內，叢林山脊，已給一股很有實力的苗族武裝游擊隊完全控制，這股共黨，是由寮境入泰的。泰國政府軍仍未能把這股估計只有百餘名的游擊隊驅返寮境，泰國則共指揮部說：武裝配備很好的苗族共黨游擊隊，是一股一股的在難府山脊間出現，山脊伸到網帕府，碧差汶府，青萊府。

根據此一報導，這股苗族共黨武裝，是由寮入泰的。雖然它依賴地形採分股竄擾以使剿共軍疲于奔命的戰略，但不能結合當地民衆，在入地生疏，山森林密，野無所掠的情況下，也是難以長期立足的。但據中央社曼谷二月四日電：共黨利用在寮共控制區的苗族，對泰北的苗族進行利誘，近兩月來，苗族恐怖份子攻擊警署事件，開始在難府發生，據巴博上將報告：十二月底，曾有數百名苗族，在越、寮共協助下與泰軍警發生大規模衝突，又說：有萬餘泰國青年，曾干共匪初據大陸時期潛往匪區，而于去年陸續潛回進行顛覆工作。

這說明由寮國侵入泰北的苗共是與當地苗族有密切結合的。外來的苗共武裝雖僅有百餘名，但結合當地苗民，便會愈裏愈多。巴博所指的，被共匪誘往大陸的泰國青年一萬餘人之中，當然也包括了苗族青年，其潛回泰國從事顛覆工作，訓練苗族共黨武裝，自是接受共匪訓練的泰苗青年重要任務。很顯然，共匪是利用寮國苗共武裝運送裝備與幹部給泰北苗族，讓它們在當地滋長壯大，這已不是外來的侵略力量能否生根問題。

但泰北山地的居民種族繁多，苗族所佔的比例不大，如果其他民族都能協助政府軍警展開清剿，這股叛亂力量，也是不難收平的。但據中央社曼谷二月十九日法新社電：他儂院長在其每週的例行記者招待會說：大批共黨外國部隊都集中在青萊府，大部份的苗族和苗族部隊，都由寮共和越共控制，這說明泰北共黨叛亂已由苗族聯合了傣族，從難府擴展到了青萊府。

貳 民族複雜與山地部落所佔的地利

泰國是民族非常複雜的國家，英人葛拉漢氏（W.A. Graham）在其所著暹羅（Siam, 1924）一書的種族章，把泰國境內的民族分類如下：

(1) 小黑人系 (Negrito) — 塞芒人 (Semang)。

(11) 猛越系 (Mon-Annam) — 昭南人 (Chao Nam) · 馬來人 (Malay) · 吉蔑人 (Khmer) · 暹人 (Mon) · 阮人 (Yuan) · 喇佻人 (Kache) · 冲人 (Chong)。

(111) 藏緬系 (Thebo Burman) — 苗人 (Miao) · 保黑人 (Muh-so) · 傀人 (Kawi, Kui) · 阿佻人 (Kaw) · 傑傑人 (Li-shaw) · 傣人 (Yao)。

(1111) 寮泰系 (Lao Thai) — 暹羅人或泰人 (Siamese or Thai) · 寮人 (即老撾 (Lao)) · 掸人 (Ngiu 即 Shan) · 勐人 (Lii) · 森森人 (Sam-Sam)。

(11111) 未分類部族 — 佻倫人 (Keien 或 Karien) · 薩開人 (Sakai)。

上列五大族系除寮泰系統稱泰人 (有大泰小泰之分)，都居住平地逐水而居外，其餘族系，絕大多數是住居山區，故稱山地民族。雖然全泰國人口比例數泰人佔百分之九十一，可是在居住地面積的比例上，少數民族佔總面積四分之一，而且都是軍事重地的高山密林，尤其是泰北方面，由泰緬分界的丹佬山脈，分支爲坤丹山脈，盤據東側的有披班南山脈，成爲東方國境分水嶺的，是隆勃刺山脈，循西側南伸的有他暖通山脈，沿緬邊蜿蜒直達南境的甫吉島，其比例佔泰北總面積三分之二。在形勢上，所有平原，都是高山環繞的盆地，山地的佔領，即可控制平原。

泰國政府對山地民族，一向置之化外，緬甸和寮國也是如此。在山地村落中，看不到學校和警察所，也沒有公路交通，山地居民祇定時結隊下山到市鎮交易，或由華僑商人，用馱馬運貨物入山交換他們的土產。更有居住難府大山中的丁蠻 (Tin 或 Ka, Tin)，從不與外人相見，祇有寮人和他們作互不見面的交易。他們把犀牛角、獸皮、蜂蜜等物放在寮人熟悉的地方，讓寮人取去後，另將一些食鹽、煙草、布、鐵等物放在原處，他們要等寮人走遠後，方將物品取去，據說他們男女都是裸體，羞于見人。

更由于山地民族多是刀耕火種，原居處附近的土地耕種數年後，即全村遷移，另建居屋，燒山墾地，此外他們遇到瘟疫發生，或聽到某種鳥鳴獸吼，認爲居地不祥，也是舉族遷徙的原因，所以他們的居處無定。今年在某處有數處村落，來年也許寂無人烟。他們心目中，並沒有國界的觀念，在寮、泰

、緬三國邊境的山地民族，往往是相互遷徙的，好在他們是在原始森林中，隨山刊道，不須經過任何關卡的。七年前筆者從泰北清邁搭乘飛機到青萊，同機中有幾位裸黑男女，因為他們會國語，談起來很親熱。據稱他們是準備舉族由緬邊遷往青萊的，被派前往勘察族居的地點，可見泰國政府對山地民族的遷移入境也並不禁止。

叁 可能被共黨利用的山地民族

當赤焰延及泰北的今天，其山地民族最值得重視的，除苗、傣兩族而外，還有傣黑、傣標、阿佤、喇佤各族，因為這些民族的大本營都在中國大陸西南，沿着寮國、緬甸、越南、柬埔寨的山區，都有他們的族人居住。據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的「中泰文化論集」所載芮逸夫氏的「泰國民族」一文，對上列各民族有如下的介紹：

苗人自稱為(Mong)，其大本營在中國西南，尤以貴州省為多。泰國境內的苗人多住北部大山間及碧差汝府山區，是晚近才由中國遷來的……他們常砍除山中樹木從事耕種，通常在十餘年間即將山林的樹木砍伐殆盡，于是另覓其他山林地區遷往墾殖。傣人的大本營也在中國西南，主要在廣西省境，泰國境內傣人多住難府境的山間，風俗和村落情形，都很像苗人。

傣黑，泰人稱為麼些，他們可能和中國康滇邊境的麼些為同族……傣黑在雲南有大傣黑與小傣黑之分：大傣黑緬人稱為黑傣黑，泰人則稱為黑麼些，小傣黑緬人稱為黃傣黑，泰人則稱為紅麼些。他們多住在泰國北部的高山上及清邁的湄河以西的大山上，生活方式和苗傣相似。另有一種泰語稱為緬人而自稱為傣人，其實就是雲南所稱的小傣黑，緬人所稱的黃傣黑，也就是泰人所稱的紅麼些……以勇敢而善獵象著稱。

阿佤多數在雲南南部，在泰國境內的多住在北部邊境……男子很像傣黑而領部多突出，頭包頭帕又像苗人。傣標的大本營在雲南西部及緬甸邊境，在泰國境內的不過二三百人，(依筆者的親身考察，此數不確，由于滇境陷匪，緬北混亂，傣標人遷至泰北山區的逐年增加。)男女都着寬式青布衣袴，頭包大頭帕(筆者按：傣標男子喜戴紅頂瓜皮帽，泰北市鎮華僑商店專製此種帽子售予傣標，會說雲南話，認滇人為老鄉。)善耕山地，並有做鐵匠

及銀匠的。

喇佤原為泰國北部的主人翁，在第七世紀時曾被傣人所征服。在清邁的喇佤人，據薛登法登氏說：其語言和滇緬邊境的佤佻相近，據羅威氏(C.C. Lurie)說：其實就是佤佻。(筆者按，滇緬邊境的佤佻山區，其野佤佻對人頭祭五谷神，驍悍異常，其一部份地區——班洪附近已劃歸共匪，佤佻十八王，多由匪迫入昆明接受訓練。)

筆者于抗戰期間隨遠征軍入緬、寮、泰邊，以後又隨滇邊反共軍遍歷此一區域的大山區，與山地各族經常接觸，尤其對上列各族瞭解更多，因為他們都自認為是中國人的親戚，對漢人到臨，必親切招待，其中苗、傣、傣標都會說國語，使用農曆，每逢春節，換桃符，貼春聯，祭祖送灶，都與中國相同。大村中設有學塾，讀中國書，以百家姓，千字文，人之初等為主，抗戰期間，有不少流落的遠征軍人成為他們的塾師。

苗、傣兩族都住在大山中的最高山脊上，尤其是兩國交界的山頂。其附近稍低的山間，必有傣標村寨，在這一帶叢山中進行，祇要發現傣標村，可以斷定其上面必有苗、傣寨，見到苗、傣寨，便知已爬到羣山的最高峯。苗人自稱來自貴州，傣人自稱來自廣西平樂府。據寮泰交界萬象山的傣王趙邁說：他們的祖人是隨明桂王入緬，以後子孫便分散在這一區域居住的。

這使我一直想不通的問題得到了解答：苗、傣族居住的山頂都缺水，經常要以大竹筒跑到十多里外的山澗去掬水爬上高山，詢問他們何以不在山澗附近逐水而居？他們的答覆都是一致的，說祖宗相傳，要住在山頂方能消災免禍，假如他們的祖人都是隨明桂王入緬的軍人，滿清政府對他們必令藩國屬地的官吏清剿緝捕，祇有住在兩交界的最高山峯比較安全，寧可下山掬水，也證明芮逸夫氏指泰北苗人是晚近遷來的並非虛語。此外這一區域另有一些苗、傣人不會說國語讀中國書的，如寮國川壩山區的苗家，雖亦自稱來自中國，但其漢化比南他(寮、緬、泰、及滇寮交界處)的苗，傣差得很遠。

至于阿佤、傣黑、喇佤各族，雖不會說漢話，但對漢人都十分親切，並自稱為中國人，推其原因：一由于此一地區原為中國的屬地或藩國，至脫離中國後，各國政府既視他們為化外，而到山區和他們貿易的，又祇有滇南馬幫和僑商，以致他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，所住的是中國土地，對中國人進入他們的村寨毫不戒備。

肆 共匪煽動利用的策略

正由于他們對漢人的親近，共匪要引誘他們到雲南去接受訓練，或派匪謀進入他們的村寨工作，都是非常容易的。但何以一直到今天泰北的苗、傣才發生叛亂？這其間，乃由于以往共匪經寮、緬入泰的通道被滇邊反共軍所阻斷，自五十一年反共軍被迫撤離，它方對寮、緬兩地山民族進行煽動，故至今始利用其訓練的寮境苗、傣進入泰北山區。寮境的苗、傣分佈在兩處大山區，一是川壩山區，這枝苗人是反共最堅決的，已舉族遷離寮共控制區；一是沿滇寮交界猛信附近的大黑山循湄公河至猛龍、萬象的苗、傣人，于五十一年被寮共佔領其居地，依判斷，侵入泰北的寮苗傣匪徒，當是這枝苗、傣被共匪所利用。

苗、傣、傈僳、保黑、阿佻、喇儀各族，因為世居山地，大都體格強健，性情驍悍，揹負重物，翻山越嶺、步履如飛，女子較男子更能負重耐勞，我部隊向他們購買軍糧，多由其女子揹負，送至數十里外而不覺勞苦，夜間砍芭蕉葉紮棚即就地歇宿，生活極其簡單，他們都有鎗彈刀箭，射擊非常準確，大都種植鴉片，烟幫商人向他們收購，並僱其揹負穿越原始森林，遇軍警巡緝，如不能逃避，便舉鎗抵抗。共匪煽動泰北苗、傣叛亂，可能是由于泰國嚴厲禁烟，致烟幫不敢入山採購，使他們的烟土無從銷售，以致移怒于軍警，果然如此，其他各族也很容易起而響應。

不過共匪煽動他們的方法很多。在民國四十九年時，緬甸南擇邦所發生的保黑叛亂事件便是一例。當時有來自南僑的保黑人，自稱天神，可知過去未來，凡拜他為師的均給以錢幣和鹽布，當地最落後而驍悍的黃保黑均紛紛奉為師尊，（黑保黑信奉基督教，較開化和和平）接着他宣稱天道運轉，保黑族已輪到統治揮人的機運，應起而刺滅揮人軍警。緬北的土司都是揮人，各族須受土司管轄，于是遂掀起了保黑對統治者的仇恨，到處襲擊揮軍。恰逢當時揮軍是反叛緬政府的，政府軍便將保黑武裝收編，但這所謂來自南僑的保黑天神，必然是共匪訓練的匪諜，鼓勵緬甸保黑叛亂，這枝受緬軍補給的保黑游擊隊，也就是埋伏在緬軍中的共黨武力。

此外五十二年寮共佔領猛信時，共匪曾以兩個營經猛信加入南他的包圍戰，其中有阿佻兵一個連，寮國南他省及一河之隔的緬甸猛坎地區，阿佻人最多，有百餘戶的村寨多處，共匪和寮共勢必訓練當地阿佻兵及特工人員，

可能隨苗、傣兵之後進入泰北，這都是值得泰方早加籌謀對策的。

伍 如何使山民族成為山地戰的反

共勁旅

如何防止泰北山區民族受共黨利用？進而運用他們所長，對付共黨匪徒，成為山地作戰的勁旅？這是我們要急切探討的重要課題。

首先要提醒泰國當局深省的，是清邁府芳縣與緬甸交界的丹佬山區，其地勢的險阻與居民的複雜，比與寮國鄰接的難府，青萊府披班山區尤有過之。以與匪區的距離論：從匪緬公路聯運以後，由車里至緬泰邊境可朝發夕至，從鎮越到寮泰邊境須三至四日行程，何以難府山地發生苗、傣叛亂，清邁反而安堵如常？這其間不得不歸功于芳縣中國義民村對山民族民族的輔導。

我義胞由于人口增加，耕地不足，不得不一面向山地發展，與山民族並肩墾殖，並教導他們農耕技術，分給種籽，使他們會採茶製茶，種植蔬菜洋芋葱蒜及畜牧，一面經常販運貨品入山，與山民族各交換農產品以通有無，並刺激他們農業增產的興趣，更發動開闢道路，利用畜力運輸，以及協助泰國邊防警察進入山區，給他們訓練編組聯防，以防禦歹徒的侵襲及匪諜潛入。五十三年清邁府政專親赴該地視察時，對我義民村安定邊防的貢獻備致獎許，並發給自衛槍枝。

基于此一事例，我們認為共黨煽動泰北山民族叛亂，是以他們痛恨政府禁煙使他們的產品無法銷售，以致影響生活為出發點。如果使他們會種植其他經濟價值更高的農作物，收入增多，大家將轉恨為擁護政府，在生活改善的同時，給以自衛訓練，反共教育，並由于種植果木，開闢梯田，興修水利，推行衛生，使他們有田園廬墓觀念，不會遷徙無定，也就便于戶籍管理。

誠然，山民族對中國人是特有親切感的，以中泰邦交的敦睦，攜手反共立場的堅定，中國的農耕隊應該走向泰北山區，這些農耕隊應以退役而從事農耕積有經驗的軍人為主幹，尤其是從滇邊撤回的游擊隊退役官兵，其中如瀾滄保黑王族石家，及佻佻永思王的子弟，無論緬、寮、泰，祇要是他們的同族，都對他們十分誠敬，其他各族人也都有來台退役現正從事農耕的，如分別讓他們率領農耕隊進入泰北各同族地區，只要工作一年，必可使當地各族不受共黨利用，並可進一步組成各族或聯合的反共武裝，將是一枝山地戰的反共勁旅。